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巴文学

2024年12月20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版式设计:陈雪峰

### 梦虎

◎阿微木依萝

然而他内心不断在反抗,对这样放个屁都要忍着的地方,他厌烦透了,觉得自己下一秒会奔出去,奔到随便哪个地方去。如果这样他就永远不回家了。

马建宏知道那个新上任的组长始终盯着他看,他也偶尔大胆地看向对方,那眼神冷得像一只猛兽,他不得不迅速收回视线。对于新组长的态度,他其实非常理解,一开始做组长的人都是这样的眼神。他们要给老板表忠心,要拿最好的成绩在他们组长当中位列第一。

他怕新组长看穿他的反抗意识,立马拿了一袋粉尘扛在肩上,顺便往脸上蹭了一层粉尘,这样他的紧张情绪就被遮盖住了。“你很聪明。”新组长说,“你去上厕所吧。”

马建宏就往厕所里跑。

车间里机器轰隆隆的响,所有人都在干活,包括那只粉尘也在左右晃动。马建宏偷偷溜到粉尘缸旁边。他想起还有话要转告给老田。可是刚伸头往里边一瞅,就被一张瘦脸顶了回来。在里面擦拭粉尘的人是组长。

“老……老田呢?”他问。组长勉强睁大一双眼睛,莫名其妙对他吼了一句:“老田是谁?”老田都不认识了吗?马建宏盯着组长,迟疑半晌,不知怎样说下句话。

“这是老田的粉尘缸,他一直呆在里面的。”马建宏终于想好并十分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。虽然组长变成这幅鬼样子,但往日那些威信还在,他心里还是把他当成组长的。

“你别在这儿鬼话连篇了。这个粉尘缸一直是我在打理。你不知道吗?除了我谁也干不好这个活。这是老板亲口交代,这只粉尘缸除了我谁也碰不得。”组长说。

“不可能啊。”马建宏想。他从未听说还有别的人打理,尤其是组长。

这时候那个新组长朝他招手。马建宏战战兢兢走过去。他对新组长的恐惧不亚于那个噩梦。之前他们已经有过合作,一起搬了一车货,那时候他还没有完全发觉新组长的坏脾气,即使摔了他的鸟,也不觉得他惹人害怕。眼下,当他走到新组长跟前,望着那双眼,就仿佛碰到了夜里猛虎的眼睛。他会心里发麻,想拔腿逃走。

“您有事找我吗?”他感觉心里冒汗。新组长点点头,拉着他走到门外,指着刚刚开进来的一辆货车,意思是说,你去把那些货物都卸了。因为这时候没有空闲的人手,所以这件事只好落给他一个人。

马建宏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这样准确地领会到新组长的意思。总之他从那双眼睛里看到的指示毫无差错。走到车前,新组长满意地冲他点头,然后指了指地上的小推车,意思是他可以开始工作了。

“老田去哪里了?”马建宏忍不住问。新组长刹住脚步,突然在嘴边扯出一丝笑容,他说:“你想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了。”

“你会用嘴说话啊?”马建宏这句话问得像个傻子。

新组长果然没有理他。接下来,马建宏就像小蚂蚁一样开始搬运货物了,好在阴沉沉的天空想要落雨,冷风嗖嗖地撩着后背的衣服,他觉得可以自己撑过去,货物也眼看就要搬完。就在剩下最后一袋的时候,腿脚却突然发软,怎么也站不起来。并且他的腰也开始麻木。

“我站不起来了。”他叫苦。

新组长像是早就知道,站在大门台阶上远远地望着他。

“我的脚出毛病了。”他对新组长说。“马建宏,你只是脚出了毛病又不是全身都出了毛病,你现在还站得起来,如果真的倒下起不来,也会有人负责送你去医院救治,所以赶紧打起精神,你是可以站起来的。你赶紧站起来吧。”

马建宏往上使使劲,居然站起来了。可是他的双脚怎么也打不直,膝盖向前,一副跪着的姿势,他试着走两步,也像是跪着向前。但不管怎么说,他的膝盖好歹离开了地面,虽然这和跪在地上没什么区别。

“我感觉虽然站起来了,也还是跪着的样子啊。”他差不多是求情的语气了。

“好了,你去干活吧。”新组长没有理会他的情绪,冷淡地安排工作。

意抬杠,“你能除掉他们?”  
“要是自个儿跑回来,收拾他们易如反掌;要是跟着红军打转来,恐怕就是我们的末日——包括你们,比白利娜姆的命运还惨!”

“夫人,我是为你好。”钟秋果见自己的怀柔规劝毫无功效,只好收场。

“谢谢特派员的好意!”泽仁旺姆改口不叫钟特派了,语气生冷。

次宾席的人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,各自埋头吃菜。

管家悄悄问王中:“王警卫官,听说你在康定是刘军长的贴身保镖?”

王中笑笑:“怎么,不像?”

“不,不是那个意思。这就是说,你是御前侍卫?”

“带枪侍卫!”王中拍拍挎着的驳壳枪。

“怎么没听你摆起过刘军长的龙门阵?”

“我能随便跟你说吗?”

管家碰了一鼻子灰,忙给王中敬酒陪笑。见钟秋果已讲完故事,便双手捧着酒碗走过去,说:“特派员,我敬你,我干了,你随意。”一口气喝完。“你说在洛古沟办养獐养狐场,这主意太好了,有眼光,佩服佩服!”

泽仁旺姆问:“养獐养狐?”

钟秋果抿了一口酒,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想法。

她拈了一块牛肉放进嘴里,边嚼边“哦”了一声。

管家又敬胡仁济,夸赞父母官有魄力,要他多保重,不要太辛苦太劳累。

“管家费心了,生活安排很周到很巴适,继续努力!”胡仁济满脸堆笑。

贡布受宠若惊,连说:“应该的应该的!”

“特派员,”泽仁旺姆放下筷子,盯着他的眼睛,“我也给你摆个龙门阵!”

钟秋果明白,好戏开场了,略一颌首,且听她讲些什么。

“30多年前,巴塘人杀朝廷钦差大臣风全,听说过吗?那时你还没有出生,我也是听我爹讲的。”



边拐了?”胡仁济瞥了钟秋果一眼。  
“我先干了。”她将两杯酒接连喝下,用手背擦擦嘴。

胡仁济只好端起酒杯一口干完,吐出一股酒气。

泽仁旺姆又一斟上酒,把酒杯放回钟秋果面前,不紧不慢地说:“胡县长去俄查断案,三下五除二几板斧就收拾归一了,实在大能干了!”

胡仁济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,没有搭茬。钟秋果听她话里有话,看了她一眼,想听下文。她却用筷子指着桌上的菜碗道:“吃菜,吃菜!”

钟秋果说:“夫人有话请直言吧!”

她尖起嗓子说道:“听说,胡县长判木汝部落赔偿牲畜1000多只,交命价、罚款1000多块。木汝不过60来户人家,摊到百姓头上,每家每户要赔20头牲口,20块藏洋,这大灾荒年里,不是要逼死人吗!”

钟秋果问:“老胡,你不是说落实下来只赔百来头牲口吗,怎么样多?”

“木汝头人爽快得很,认承了抢劫的数额,立马按手印。”胡仁济伸手抓起一块牦牛肉排大嚼大嚼。“再说,恶有恶报,谁叫他惹是非非抢掠四邻?”

“是呀,恶人不会有好下场!”泽仁旺姆狠狠地说。

“夫人真是消息灵通,昨天俄查发生的事你就晓得了。”钟秋果不想深究木汝案,便转换话题:“扎设设棚煮稀饭救济灾民,效果不错,你可听说?”

“这么大的事,一传十十传百咋会不晓得。我雅卓肯定比他做得漂亮!”

“明天的赈灾会,全扎坝的本布更巴都要来,施粥大戏一定要唱好哇!”

“当然!我再添些杂粮,把稀饭煮得稠稠的。”泽仁旺姆把脸凑到钟秋果面前,说:“晚上再安排锅庄舞会,整点气氛,咋样?”

钟秋果道:“好主意。遭了灾总不能老是愁眉苦脸的,搞一场锅庄,振奋一下人心,你好好准备!”

“你就放一百个心吧,钟特派!”泽仁旺姆高声喊道:“玉珠!”

玉珠应声而出,端来一只大钵。泽仁旺姆说:“这是我亲手做的一道新鲜松茸汤。松茸你们叫松茸,草中之王。味道鲜美,还有药效,女人吃了润泽肌肤容颜光鲜,男人吃了补脑提神强身。你们尝尝!”

玉珠首先给钟秋果舀汤。钟秋果尝了一口,烫得卷舌头,把碗放下了。

泽仁旺姆关照道:“慢慢些,真的很养人,你多喝点!”

“谢谢!”钟秋果抓起一个烤洋芋,一点一点撕皮。

马龙趁机起哄:“好哦,天天都给我们整一钵,看有没有效!”

王中道:“有效也没用——英雄哪有有用武之地!”

玉珠给胡仁济和女主人舀了汤,端到另一桌,仍是每人一小碗,把剩下的半钵端回主宾席。

钟秋果吃完洋芋再喝汤,果然鲜滑可口,味道极佳,准备再添,发现早被舀干,胡仁济、王中、马龙、夏富成正埋着头呼呼大口喝汤。

他把碗里剩下的松茸汤喝光,问女主人:“喜欢听故事吗?”

“好呀。小时候阿妈经常给我讲故事,长大了就没人讲了。”

钟秋果听完,叹了一口气。  
“秋果,没法,中华民国的事认不得真。”胡仁济说。“清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,根本没法核查。这么多受灾户,我们带的救济粮、救济款只是杯水车薪。不如这样——降低标准,照名单按一半发放,下点毛毛雨?”

钟秋果说:“不行。莫洛村村长不是说全村户口都在他肚子里吗?明天会上重新登记造册,叫赵元福、马龙跟村长们一户户核对,弄完了叫头人、村长按上手印,出现差错拿他们是问。我就不信落实不了!”

胡仁济见他这样较真,不好多说,便叫赵元福收拾好单子,吩咐他叫贡布明天早点在嘛呢坪布置会场。

钟秋果说:“办事处带来的救济粮肯定不够。除了抓紧催交今年的地粮,把它转拨为救灾粮外,还要动员土百户和富裕人家捐粮、捐款,以保证缺粮户度荒,表现好的可以考虑吸收入党。”

胡仁济一拍大腿,叫道:“这主意好,让他们都出血!”

#### 赌酒,不醉不休

晚宴,客厅横梁上挂着两盏洋油马灯,除灯下有阴影外整个厅堂都照亮了。泽仁旺姆陪钟秋果胡仁济坐主宾席。客人面前摆放着白玉酒杯,女主人则是一个景德镇细瓷酒杯,显然是着意安排的。

管家陪王中、赵元福、马龙、夏富成坐门边的次宾席。

火塘里,装满酥油茶的铜壶冒着热气,奶香飘逸。

泽仁旺姆站起来,双手合十,颌首微笑,说道:“小妇人刚才多有冒犯,还望见谅。临时弄了点酒菜,聊表歉意之意。丹增身体不适不能作陪,非常抱歉!”她举起酒杯。“第一杯酒,向两位长官致谢,我先干了!”

钟秋果抬了抬屁股,说:“慢慢来,我喝一半。”

“不行不行!”她捏住他的手。“俗话说‘茶满欺客,酒满欺人’,我满心满意敬酒,这第一杯无论如何得干!”

钟秋果无奈,只好干了。

泽仁旺姆再次起身,斟满酒,双手将酒杯举到眉头,说:“第二杯,是拜师酒,拜钟特派为师,教我打枪。哈哈,从今往后,我听师傅的!”

钟秋果犹豫着,干了酒就等于收下这个难缠的徒弟,她肯定还会使出新的招数;倘若推辞、拒绝,就把她得罪了,以后雅卓的工作如何开展?

泽仁旺姆眼波流转,盯着他,举杯的手停在半途等着。

钟秋果迟疑片刻,只好举杯相碰,喝下拜师酒。

她坐下,吃了一夹菜,再斟上酒,起身敬胡仁济:“第三杯敬胡县长,你大人有大量,得罪罪犯之处,请多多原谅!”她右手举杯,左手托着杯底。

“你敬我,得有特别的表示。”胡仁济稳稳坐着。“喝交杯酒怎么样?”

“交杯酒?谁家没这个习俗。”她放下杯子。

“啧啧,还不好意思哦!”王中在一边瞎起哄。

钟秋果觉得胡仁济有点过分,出面解围:“这样吧,夫人敬个双杯。”

“好,好!”泽仁旺姆立即响应,把龙杯抓过来,斟上酒摆在自己面前。

“才把她收为徒弟,胳膊就住那

# 女儿谷

# 1937

◎李左人

